

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的内容。各个道德行为者都可以不受外在神的律法，自然目的论或等级制度的权威的约束来表达自己的主张……”^[3] 告诫之言依然萦绕于耳，如若对价值相对主义听之任之，今天的大学生势必成为“失落的一代”或马尔库塞言下“单向度的人”，实现高校价值观教育的超越也只能是永远看不到尽头的一席春梦。

(二) “不接地气”：高校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最大尴尬

毋庸讳言，当前高校价值观教育模式的最大尴尬就是“不接地气”，即与火热的现实生活脱离，不能熟稔地游走于多元文化的热潮之中，大学生仍然局限在课堂里接受价值观教育。在这看似非常精妙的教育设计中并不缺乏丰富的道德价值内容和颇具教学经验的教师，也不缺乏先进的教学设备，唯独缺乏的正是价值观教育的核心要素，即真实生活情境和大学生的情感参与。由此看来，无论是大学生个体价值观的养成还是社会整体道德风尚的建构都将无法彻底实现。

就发生论的视角而言，价值观的生成始点在于生活，生活是大学生价值观生成、培养与升华的唯一现实源泉。马克思依据社会关系的基础对人的本质做出了史无前例地精准判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 所以，大学生的价值观不能仅仅体现在抽象意义上，还要还原到现实生活中去，从生活中去建构、升华价值观。列宁也强调说：“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信赖的。”^[5] 因为生活规定了大学生作为人的存在和价值观作为精神的存在，“规定了他们是谁；不只提供了他们在自由社区可以建立的关系，也提供了可以让他憧憬去发现的相互关系；不只成为个体的一个特征，也成为了他们认同的构成部分。”^[6] 正是生活造就了真实的存在，赋予大学生砥砺道德责任，培养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行为力的真实环境和现实素材。纵观我国高校价值观教育，虽然自建国以来历经多次改革，取得了斐然的成绩，但教育走不出校园的尴尬却未有本质改变。因为没有生活的检验，大学生尚无法在多元文化裹挟的多元价值观面前做出有效的价值判断，只能在精神层面“建构”自己的价值观却无法在生活中实践，学习的结果更多地是知行分离，甚至还会适得

其反地造成信仰危机。著名伦理学家樊浩教授在《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中披露，经过全面调查统计发现：“29%的大学生认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影响变小了，50%的大学生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变小了，41%的大学生认为共产主义的影响变小了。”^[7] 调查结果必须引起警醒。在生活中进行价值观教育，让生活成为价值观教育的教材，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教育共识，也理应成为我国大学生教育过程中的必需介质。

另外，价值观的培养离不开情感因素的参与。因为在价值观形成过程中，不仅需要理智对是非、善恶、美丑做出直接的价值判断，还需要情感的介入以便对其形成认同。如果在价值观教育过程中剥离道德情感，一味地讲授道德知识，只能使大学生在真实的道德情境面前麻木不仁，既不能培养完整的、健康的价值观，也不能造就鲜活完整的人，使当下的价值观教育成为远离真实，不接地气，曲高和寡的“精神花瓶”。媒体中早年爆出的清华大学生硫酸泼熊和近年来不断映入眼帘的新闻事件，诸如大学生戏弄精神病人，欺辱同学甚至毒杀室友等等无一不反映出大学生道德情感缺失的弊病，这也正是高校价值观教育亟需改进之处。

二、走向超越：高校价值观教育的应然策略

(一) 道德知识与道德行为结合：高校价值观教育的理念超越

价值观教育作为高校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重要的维度：即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道德知识主要是告知大学生什么是善恶，美丑，真假，正义与非正义等等，一般理解为德目，是人类走向终极幸福的前提条件；道德行为是在生活中践行德目，通过大学生的自身行为体验，完成对道德价值的认知，生成道德情感与道德认同，由此建构与升华自我的价值观，它是大学生拥有德性人生的必要条件，二者同时具备才能形成完整、真实、健康的价值观。西方德性伦理的源头人物亚里士多德对此就有前瞻性认识，“美德有两种，即心智方面的和道德方面的。心智方面美德的产生和发展大体上归功于教育；而道德方面的美德乃是习惯的结果”^[8]。这里的“习惯”，就是生活中的行为，就是“做”的意义，通过行为去校验道德价值的真实与否。作为价值观教育的规律性认知，这一点西方与东方有